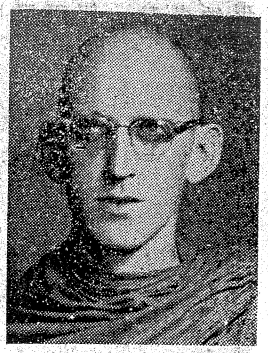


我爲何信佛

Rev. James E. Wagner 修夫 譯

近來屢次有人問我爲何信佛？這問題牽涉到理智與情感，所以很難答覆。理智與情感分割，是不可想像的事；然也正因爲理智與情感的交融，使得問題難於答覆。也許有些讀者，對於是否應當信佛，根本無須考慮。在我看來，亞洲佛徒之所以信佛，似乎大多數由於傳統關係，而非由於切實認識眞理。

但是，對於生長在基督文化中的人，倘若想改變宗教，則須經過一番心靈的探討，精神的辨解，且考慮其價值，家庭壓力和感情用事，無時或已。只要此二者起用，則關於「全知全能」的上帝，必不可免。從我們很小的時候，就聽到些神愛世人和人背叛上帝所受之嚴厲處罰。所以要捨離基督教，對於固有的信仰和感情羈縻，應作適當的調理。

幼年時代的纏綿病苦，使我認識了「全愛全能」的上帝之矛盾性。加之各種族間不平等而猶謂上帝普愛世人，更使我認爲現存之上帝信仰大有問題。且基督之是否實有，向乏明證，故所謂之三位一體，（1）聖父上帝，（2）聖靈，（3）聖子耶穌，乃全失其意義。只要是一個正常的人，其情與意必相關聯；所以欲使之不顧理智而但憑情感以維持其信仰，實極困難。

一研究上帝的有無，每易招來遁詞與迷惑。耶教的傳教士，對於這問題的答覆，總是說上帝無所不在，提出這種問題是大不敬的。倘若一定追問，傳教士會指向一株樹或一朶花說，生命創造的奧秘，不是人力所能模仿或了解，自然界一切的存在，就足以證明上帝的存在。但是這種理由，完全是基於情感，其論斷非由詳細思考而來。他們所說的，無非是人類對於自然現象不能了解，而竟假設決斷。

這類的理由，還有我在禮拜堂所聽得的一些荒謬歪曲理論，使我終於決定不擬信奉基督教的教義；我認爲那教義的根基不固。開始時，作這種抉擇頗爲不易；迨爲時既久，我漸能規定出倫理，道德及一些形而上學，據爲生活之準繩。我不敢說我已能解答所有困惑問題，然已能不復把人類之無知與神靈混爲一談。很顯然，確有許多生命問題，可藉道德倫理之思考獲得解答，而無須假藉神明。

於一九四八年，我幸遇幾家信佛的日本朋友。在當時「佛教」一詞，對於我無非是等於崇拜偶相。但是爲了對朋友能瞭解起見，及因明體系，且含有普被羣機的無限哲理，眞使我驚喜之至。而尤其使我愉快者，則爲自我脫離耶教後所求得之諸般論斷，在佛教文獻中都有至爲深刻的發揮。

關於佛教的道德觀念，大部份與耶教之十誡相似。道德觀念，並不是某大宗教所發明，而是各民族思維而得；雖生活於荒野的未開化民族亦然。據我的了解，耶教提倡道德之理由，乃基於如我不義，即將被判入地獄火湖。而佛教之倡行德義，並非由於畏懼懲罰，而是基於可於日常生活中證明的一種圓滿理論。

耶教的誡條與上座佛教的戒律頗爲相似，耶教的十誡，告人「汝勿」如何；上座佛教的戒律則曰戒除某些行爲。這些禁止性規律，對於一部份人已頗滿足。但是對於某些人則認爲僅禁絕若干行爲未足，故大乘佛教以爲僅戒惡並不圓滿，於戒惡之外，尚須行善。我的習性趨向理想與仁慈，故甚適合於大乘佛教。這種進取精神，使佛教由消極轉爲積極。

尚有一種令人困惑的事，就是西方各宗教團體都有其獨有之特殊眞理。在今日之東方各地亦有這類情形。但在西方的佛教中，這種各是其是的觀念却不存在。佛陀所宣之教義有兩方面，相待與絕待。相待之眞理，因各人之理解不同而異。絕待之眞理，則超逾各派系之瑣碎爭辯。佛教是有各種淺深之義，只要有人探求它，它能契應各種情智的根機。

佛教之一大特點，爲思想之極度自由。耶教於信仰之初，必須先接受許多固定的假說，否則被目爲叛徒異端。而佛教則諄諄勸人勿盲從輕信，縱然是最基本的佛義，亦須詳審親知而後信受。一個人可以不接受佛教教義的某一部份，只要不是出於惡意，無損於其佛徒之立場，而僅被認爲尚未至接受之程度。此等廣大胸襟崇尚智慧，實事求是之教義，合於邏輯，殊足感人。

存疑好問，爲佛教所嘉尚。蓋悟由解生，而解則由探究佛教教義而來；永遠不必考慮好問是有罪或褻瀆的。而於我所離棄的那個宗教中，對於所稱爲「神的意思」的事項如有疑問，是被指責爲有罪應墮地獄火湖的。我曾屢次被指責，致使我對於我所參加的教會中之虛僞誇大信仰發生厭惡。

於此我應聲明，我並非攻擊其他宗教，我對於耶教亦無何仇恨。我十分抱歉，我不能對我家庭的信仰加以稱讚。有許多特殊而虔誠的耶教徒，爲其本身，社會及宗教增光。也確有許多人，其天性，情感及智慧對於現存之耶教，較其他宗教適於其性靈。有耶教之存在以契應那些人，我衷心隨喜。

使我信佛的主要原因，或者要算記憶前生的現相，我自幼即明確記憶我以往曾於此世間生於他種民族。雖然我對前生記得的事情不太多，但我確信有其事。在我原來所奉的宗教中（按：指今生信佛以前所奉之宗教），此類事是不許可的；並且有幾次我提到時，受到了許多譏諷。

在佛教中，轉生是教義的重要部份。如無三世之理，則現世之種

衛納法師傳略

龍谷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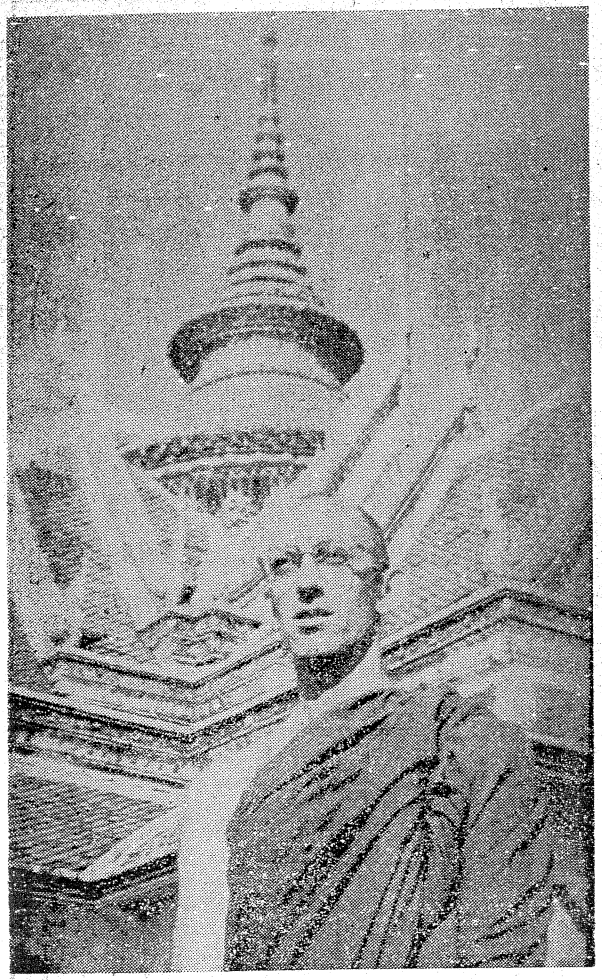
衛納法師，美國印第安那州南本得（South Bend）人，生於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九日。兄弟共三人，法師最長。少時居住於僻遠之小農村中，並於一極簡陋之小學中受基本教育，該校僅有校舍三間，教師三人，及學童百五十人。法師因早年生活困苦，兼病患纏綿，遂進而研究哲學，因奠定後期皈依佛教之生涯。

二次大戰爆發時，法師適在高等學校二年級讀書，因愛國主義之激發，遂投筆從戎，服務於美海軍。六年中，足跡遍世界。一九四八年退役後，曾至新英格蘭州小憩一時，又至印州盤柏數月，即遷居密執安州府特律城，完成高中課程，後又進入山地公園學院攻讀，並於斯時對佛教產生極大之興趣。一九五〇年，法師轉學於火奴魯魯之夏威夷大學，尚不時抽暇研究佛理及心理學。未幾，又以病住院，學業中斷。數年來，法師頗思完成大學課程，終未如願。

一九五六年七月，法師於離去夏威夷前，曾供職於某食品公司爲售貨員，並活躍於佛教會及青年社團中。又爲各種國藉成人所組成之三個成人補習班，教授佛學，爲期約二年。一九五四年時，法師即參加美國西方佛教會爲「居士傳教師」，立志欲將佛法遍傳世界。因擬定計劃，對夏威夷佛教學校之教師加以訓練，協助辦理補習教育，以適應英語人民之需要。另又編撰兒童故事；爲佛教學校吸收董事，計在二月餘中，人數由八人增至六十餘人。

法師去夏威夷後，即至高棉金邊，正式祝髮受戒，現比丘相，並以六月之時間習禪定。後又至曼谷，研究泰國佛教及制度，其間曾去寮國一行。四月後，又去檳榔嶼，駐錫於檳島佛教會，且數次發表演說於檳島及馬來各地。本年四月初，師擬計劃先至新加坡，作數次演說後，再至香港，在港時將研究中國大乘教理及禪定，而後轉臺灣去日本訪問，再回火奴魯魯宏揚佛法。

法師對東南亞之佛教表示意見謂：小乘佛教已受政治，愚昧，迷信及儀規等而腐化。此一地區中，僅中國尚能了解佛理而能宏揚之。西洋人所關切者，亦爲大乘佛教，因其有較深之教理及較高之哲理。近年來佛教已傳佈於歐美等洲，並不斷增長中，法師稱：他將以有生之年，爲此一「增長」而努力。



（上圖爲美國衛納法師遊曼谷時所攝。）

種不平將無法解釋。轉生及業果，說明了生命是平衡的。以往如作惡業，終自受惡報。根據我的經驗和認識，這種理論實較易信受。

我的仁慈性格，於佛教對動物的態度方面，獲得莫大興奮，一切宗教莫不倡導相親相愛。惟佛教善推其愛及於一切有情。今日西方之禁止虐待動物會，應以阿育王爲其鼻祖；阿育王時，（西曆前二七四—二三二年）即於其國內設立免費醫院，人畜兼收。

十年以來，我對於接引我入佛門的諸德，日增欽感。我以爲佛教中的禪定方面，對我助益獨多。由於修習禪定，我得識悟境，雖然是淺悟。諸大德學者莫非由禪定證得超俗之常樂，不假外求。然必須不斷勤習禪定，方能洗練發掘本性而繁興大用。天國確實在心中。

以上是我趣向佛門的主要原因。西方人信佛者，率由類此之原因，我得有今日，竊以爲幸。我宣佈信佛之由，同時亦希望諸讀者皆各自檢討爲何信佛。

敬祝奉行佛教，佛恩加被，早登覺岸。

衛納法師不來臺 將由港逕返檀島

【本刊記者消息】美僧衛納法師本擬訪問自由中國佛教，現因臺北不幸事件而受美大使館勸阻，已取銷此行，將由香港逕返檀香山。